



第 22 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韦利萨罗普洛斯先生（希腊）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

布隆贝格先生（芬兰）

图比先生（阿曼）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富切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

苏林华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22
31 October 1980

CHINESE

下午 3 时 2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韦利萨罗普洛斯先生 (希腊): 主席先生, 我同所有那些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样, 对你当选为本委员会主席表示满意。我更高兴这样做的原因是, 数年前我看到你在日内瓦工作, 你在那里显露了你的杰出才华。请允许我也向本委员会副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表示祝贺。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后的第三届会议, 也是第一届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预定于 1982 年召开) 之间的一届会议。因此, 很自然我国代表团, 象它之前的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 应当回顾一下已经完成的工作和落空的希望。

虽然我们不让自己因种种错觉而迷失方向, 但是我国代表团也不甘心看到完成的工作未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 因为我们常常倾向于以梦想来衡量所取得的成就。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 梦想一直萦绕着人类高贵的心灵, 这是事实, 但是过分热衷于梦想就错了, 而且梦想会使人类社会的性质和心理及其复杂性失真。

对裁军领域的努力所做的任何估价都应当考虑这样的事实, 即我们是在最后文件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 并且就我们来讲, 在文件通过后才开始计算我们完成工作的最后期限, 因为正是在其授权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始了我们的工作。那么首先, 我们应当注意到此项任务是在两年半之前委托给我们的, 因此, 接受最后文件授权的我们应当衡量这段时间范围内我们工作的进展及不足。

可作为估价我们努力之有效准绳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 而是在国际气候中工作, 这种气候的变化, 总的来讲, 会对军备控制或随之而来的全

面彻底裁军的工作起到有利的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上述两点出发来考虑我们的问题，并且我要从第二个因素即国际局势开始谈起。

在前面的发言中，没有人对国际局势丝毫不曾有助于我们进行裁军工作这一事实提出疑问。国际局势根本没有起好作用。中东和亚洲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劣，甚至在我发言的这一时刻，就在发生战争和军事干涉，不信任现象在不断地增长，从而在全世界造成了一种国家和国际的安全感正在削弱的气候。在本委员会中某些代表发言的措辞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节制；而在以往的会议上，我们通过默契，或多或少还能使措辞得到克制。例如，有一个代表团感到它不得不申明它认为希腊政府决定重新加入大西洋联盟的部队是极为令人遗憾的。这个代表团甚至进而把某些政府对此问题所作的评论说成是不知廉耻。我不想太高本发言的题目，但我必须指出希腊是一个深深热爱和平、合作与缓和的国家，它同所有国家——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结构如何——保持极好的关系，它总是选择谈判途径或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且历史证明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我感到我有责任提醒那个代表团，我们从来就是大西洋联盟这个防御组织的一部分。我们加入这个联盟就因为它是一个防御组织，而且因为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

“本宪章任何规定不会妨碍个人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并且当它真正独立的时候就拥有自己选择的充分自由以便维护它完全合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以及国际法所享有的安全。

此外，请允许我向那个代表团指出，我们如果没有先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部队，就不会重返该组织的部队，而且我们这样做当然是一直有我们选择的自由。

现在我要转到我发言的主要目标上来，即估价在我刚刚描述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根据最后文件的授权，估计一下自那时以来这段时间和国际局势。

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的是由最后文件所发起的运动之力量还没有受到国际局势恶化的无法挽回的损害，尽管它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从其力量未能增长而言尤其如此。主管机构以可嘉的干劲履行委托给它们的任务，因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产生的精神至少能部分地承受着外在因素的冲击。如果这些机构未能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做出成绩来，那么，非常实事求是地说，它们还是满足了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对它们抱有的期望。

关于这一点，我想扼要地提一提在大会的第三十三届和三十四届会议之间所取得的适度但却是不可忽视的进展。

例如联合国召开了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会议，已就一项公约的全文和三项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地雷、饵雷和燃烧武器的附加议定书达成协议。不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还是从军备控制的观点来看这都代表着真正的进展，因为这些文本比海牙公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扩大了以更为不人道的方式发动战争——如果有人道战争这种东西的话——的原则的应用范围。

其次，有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三边谈判的成员所拟订的报告。我们原来希望收获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必须满意地注意到，这些谈判考虑到迫切需要采取国际核查的有效行动并且谈判集中注意订立一项多边条约。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必须为核查方法订出精确定义并且在下述观念上达成一致，即我们正在寻求的不是暂停试验而是一项明确的协定。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首次对一个极为复杂的常规裁军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我们希望，并且认为绝对必要的是大会在目前这届会议上批准就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常规裁军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我几乎无需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从常规战争及其毁灭性累计后果的数量与程度上来看正应如此。希腊在早先历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发言中都强调过裁军的这个基本方面，经验证明，国际安全往往

有赖于此。

我们也满意地看到一组专家在比利时的倡议下起草了区域裁军问题的报告。它对于要求我们在目前这届会议期间进行审议的问题作了极为全面的研究。区域协定应当更容易达成，因为关于它们的谈判毕竟是在为数更为有限的几个国家之间进行的。然而，正如最后文件第 83 段所说，这种协定必须考虑到——所有这类协定都必须这样——安全需要、自卫权利以及需要在一个有数的核查系统内保持力量均势。这种均势是所有裁军努力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历史确实使我们懂得了一个悲惨的教训：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破坏稳定的结果。

我们认为欧洲裁军会议，作为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继续，将是裁军努力方面的一个积极因素，这就是我们完全赞同法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的原因。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提出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范围内就限制地面中程核武器开始谈判的建议是另一个积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很快被批准以便为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铺平道路。

另一个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领域便是研究在国与国之间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根据希腊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大会第 34 / 87B 号决议，这种研究已经开始进行了。从对附于 1980 年 9 月 23 日的文件 A / 35 / 422 的这个研究所作的进展报告来判断，各种观点的趋同已经取得了虽然有限但不可忽视的进展。这是一项重要研究，因为正如许多代表所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建立信任的措施是在裁军谈判方面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条件。赫尔辛基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从中吸取某些因素是有益的。

我们在这简短的考察中不应当略而不提美国和苏联之间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会谈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我们尽管为在一个决定性的项目即核查方法上毫无进展而惋惜，但是应满意地注意到在谈判一项公约中所应处理的种种问题都已明确，应当常

常重复：不采取充分的核查措施，就无法实现裁军。

我国代表团也希望提一提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日内瓦的工作安排的顺利进展。事实上，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借助工作小组展开工作时，我们往往就有较好的机会取得切实的成效，因为它们创造了一种比较亲密的气氛。

在枚举自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以来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时，我国代表团决不会看不清我们未来任务的艰巨性。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自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把任务委托给我们以来所取得的适度进展，以免陷入彻底怀疑论甚至是犬儒主义的泥坑。

关于全球彻底停止核试验、均衡削减常规武器和建立信任的充分措施的协定还没有签定。我们希望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能够审查第一届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执行情况并且研究我们如何促进其实行并加以补充。应当借助通过一项综合方案来实现这一点，该方案必须清楚考虑到只有在保障各国安全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裁军进展这一原则。事实上，若不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保持或恢复常规和核力量的均势，若不能在一个容许看见和比较的体系内进行核查，若不改善国际气候，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舍此而外，要想不仅实现最终目的而且甚至进入军备控制的高级阶段并且停止军备竞赛，都会在不信任面前碰壁。因此，在我们的辩论、研究和决议草案中，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应考虑的问题并且真诚地、顺乎情理、满腔热情而且耐心地执行最后文件；该文件的条款足以使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免得被莎琳女妖的美妙而骗人的歌声所哄骗，这样我们的努力才会获得成功，我们才可以过和平、安全、幸福的生活，同比较贫穷的国家的人民分享今日我们花在军备上的大量劳动所取得的成果。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向你和委员会主席团中你的同事们表示祝贺。看到你来主持我们的审议我们感

到高兴。显然，你的才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委员会将从你的谈判才能和广博的裁军和安全事务的知识获得最大的益处。

任何一个代表团都不可能认识不到国际安全和裁军之间的必然的互相依赖关系，并且尽管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在联合国的活动一定会导致在全球建立可靠而持久的安全，但是当我们要确定真正的优先事项和提出达到普遍的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的最佳途径时，我们的反映就不一样了。

在目前的辩论中，人们已经再三申明，由于紧张局势的焦点持续存在，由于各军事集团之间又有了新的关系格局，由于有公开冲突发生，国际局势的恶化过去已经使我们不可能、将来仍将使我们无法想象军备控制谈判取得真正进展。这的确表明了一个事实，它使任何人也无法即时加以否认但却奇怪地令人想起 20 世纪 60 年代没完没了的审议，发言者大谈特谈局部、有关和附带措施的优缺点和 70 年代宣扬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好处聒噪得人们耳鸣心烦以致明显地忽视了真正裁军。

现在既然在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似乎在出现一致意见，我们就有理由问我们是否还能够鼓起足够的勇气来制止人们对裁军无理设下的种种障碍。当合理的做法是承认打破僵持局面只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共同采取全面、紧急和重大裁军措施时，难道我们还必须等到理想条件到来时才去打破这种僵局吗？

同样，我们无法肯定提出推迟在军备控制领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种种借口是出于一种真正负责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有决心在各个方面成功地进行谈判，就很难同意说对于某些人来讲这种决心毕竟还是取决于次要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决不依赖人们在裁军领域中的所作所为。

一切事态的发展似乎说服人们都要躲在一些小心挑选的事件和对安全与裁军互相依存关系的误解的后面，从而掩盖关于不履行在国际上作出的诺言的明显愿望。我们只能谴责使单方拒绝负责任合法化的态度；基于下述原因，我们更加谴责那种态度：根据某个国家安全或有选择的契约安全的重要地位——一个我们认为自第十

届特别会议以来就被废除的重要地位——某些国家确实在颠倒价值观，使维持和继续军备竞赛名正言顺。

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共同分担的责任时，我们反对全球安全取决于我们某些国家的安全的观念，这是很正常的。那种观念到头来只能是危险的，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什么东西给它作保证，并且它依然任由政治的变幻无常和人类与技术的过错所摆布。

为了颠倒因果关系而去研究因果往往是权宜之计；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我们自己囿于裁军方面而绝对不去追究被揭露出来的、为采取消极立场作辩护的事实和事件，那么是否真的可以断言自从上届会议以来裁军和军备控制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呢？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如何？我们只为了保持不横向扩散就消除了纵向即质量核扩散吗？核武器国家什么时候才下定决心依照不扩散条约第6条规定去履行它们的职责呢？人们又曾做过什么去防止南非或以色列之流的国家在国际有效控制范围之外获得核能力呢？减少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进展如何？我们对减少军事预算还存有什么幻想？已经遭受过两次空前大战蹂躏的欧洲依然可能成为常规战争或核战争的战场，又该如何？

可以反驳说：各种裁军问题形成了一个整体，它们的错综复杂确实无法对它们部分地或立即地加以解决。对我们来讲，我们确信最近采取的措施已回答了我們刚才提出的问题。尽管军费开支在自动增加，尽管生产并且部署新的中程核导弹，公布有限或部分使用核武器的新战略；尽管为了一种所谓明显的命运而优先照顾军事，或建立旨在所谓利益重大地区值勤和装备有最尖端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快速部署部队而拚命进行研究。

对拖延以及这些措施的消极作用无须再去争论，显然正是这些事情该对国际局势的恶化负责，而不是现在正在深深困扰着西亚的、为人们大谈特谈的危机。

10月15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作为21国集团经授权的发言人在本委员会作了精彩的发言。我肯定他会允许我这样说：他为我们概述的为避免一场集体自杀倾向触发的核战争而需做的紧急事项正是我们赞同的所有紧急事项：尽快批准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使其生效，签定以全部销毁现有核储存为最终目的的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之前签定一项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条约并且在签订这项条约之前立即暂停试验。

这些考虑同不结盟国家所声明的核裁军政策是一致的，同苏联外交部长9月23日提交给大会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提案也是一致的。从第十届特别会议未通过的最后宣言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关于消极安全保障、停止核试验以及优先考虑核裁军的提案在一切方面都是同行动纲领——我们会提及的——尤其是其第50、51、58和59条相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趣的是提醒那些拒绝讨论这些提案或只把它们作为意图声明而弃之不顾的国家，大会已经宣布：

“……一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当尽速考虑”——我强调“尽速”

——

“各项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和有关目标的提案，并且尽可能通过国际协定来予以达成，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不致受到危害。”（第S-10/2，第58段）

这段引述无须任何评论，因为任何评论都可能被当作是对那些为了方便或权宜之计而忘却其职责的国家的贬责。而且，那些主张优先进行常规裁军的国家应当对苏联将一方面冻结军事集团的活动与进行常规裁军同另一方面进行军备控制联系起来感到满意。

这种联系可能不大适合其它首先急于保存那种优先考虑并维持冷战制度的国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军事集团的存在并没有成功地提供一种国际安全的绝对保

证，并且它们可能进行的扩张甚至已经成了不安全的另一种来源，以致对平衡的探索似乎没有极限。

因为我们不想要第十届特别会议的行为纲领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规定，因为我们忠实于不结盟原则，我们相信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安全都取决于军事集团之消除，所以在防止常规战争或核战争的危险方面，我们支持苏联的提案。这个解决方法并不理想，其有限措词便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至少它表现了忠实履行国际公认义务。

但是在核裁军领域里，我国代表团已经极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所作的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A / 35 / 402）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很清楚的。

第一，南非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手段和必要的运载工具，而且到 1979 年年中它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铀，至少获得一些核武器。

第二，核武器在一个用尽一切手段巩固所谓“南部非洲堡垒”以拼命保持白人至上的政权手中就显出了预兆特别不祥的方面。

第三，必须把这个政权获得核武器当作对非洲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一项严重威胁来对待。

第四，南非在核领域的进步和尖端技术的日益提高得助于几个国家、公司和机构的合作。

第五，南非已经能够采取一项所谓隐蔽扩散政策，其内容是在不试验或不公开部署核武器的同时悄悄储备核武器。

这些雄辩的结论充分证明我们常常就某些西方国家对南非核能力的政策表示恐惧是有充分正当理由的。它们表明我们过去与现在的行动，既不是出于成心的偏见也不是出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歇斯底里。然而，我们想暂时就论述隐蔽扩散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结论之一进行评论。

这么说来，现在又有了第三种扩散，我们不知道，作为开端，是否应由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属工作小组之一，尤其是核裁军小组——这个小组是由 21 国集团倡议

建立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制订出我们应当执行的政策轮廓以便控制或核实、摧毁并最后确定对这种扩散的制裁。

作为结束语，我要重复一下世界人民争取和平议会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的、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参加的会议上所发出呼吁书的摘要：

“现在行动起来。

“让我们阻止世界更加趋近核的悬崖。让我们抛开使我们互相分离的一切，携起手来共同战胜核战争的威胁。以前人们从未听到我们的呼声就让人们听听我们的呼声吧。(A / C.1 / 35 / 7, 附件)

布隆贝格先生 (芬兰)：在 10 月 22 日的发言中我国代表团曾提出它对几个问题、尤其是欧洲和其他地区问题以及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看法。现在我要谈一些有关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问题。

限制军备的记录表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步骤是控制核军备的关键，正如它是主要核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一样。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就是一个最能说明裁军与缓和的关系的生动例子。它确立了一个限制战略军备的小心界定的范围。如果打破这种范围，不仅无拘无束的军备竞赛接踵而至而且先前达成的种种限制也将被解除。

芬兰依旧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能立即生效。基本上属于枝节性的政治方面的困难已使苏联和美国进行 7 年紧张谈判所达成的这项协定的批准变得复杂了。如果继之以进一步——不仅从量上而且要从质的方面——限制核武器，那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是向防止核战争爆发使世界变得较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

然而事实是，尽管人们做出种种努力并且一再告诫，但是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从技术上、概念上和地理方面，都在呈现出新的重要性。现在精确度更

高、操纵也更灵敏的武器正在问世。

我已经提到了裁军与缓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另一面是军备竞赛的加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注意到苏联所提交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提案。这项提案包含许多关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建议，并且也提到了军事同盟问题。显然，只要这些措施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特别是这些建议的明显对象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作，就可能取得成功。

本委员会已接到秘书长的包含着对核武器综合研究的报告。我们欢迎在瑞典桑德斯·通博里大使领导下专家小组所进行的这项研究。我们同意这种观点：需要精心研究并继续评估核武器问题以协助国际社会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全面禁止核试验是实行核军备限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尤其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和停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全面禁试也可以有效地制约新的核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发展。

为纵向和横向不扩散着想，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这些三边会谈的参与国，应当为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加紧努力。从一切实际目标来看，一项条约现在似已准备就绪；剩下来的妨碍把一项条约草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困难主要是政治上的。

至于核查禁试的方式问题，芬兰正在积极参与裁军谈判委员会设在日内瓦的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已进行实验来提高拟议为全球地震探测站网服务的芬兰地震探测站的探测能力。我们通过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快速评估地震资料和可靠的日常通讯的装置也已经通过本国研究和合作研究进行了试验。

最近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的审查会议在本委员会的某些发言中已经被描述为一次“失败”或一次“令人失望的会议”。我国代表团则有不同的看法。诚然，这次会议没有就一项实质性的最后文件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还是根据其有关规定审查了该条约的实施情况。这次会议反映出人们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似的看法。

这次审查会议确认这个条约的缔约国已经履行了它们的不扩散的承诺。这次会议在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能）的保障制度的作用和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途径上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

芬兰依然相信不扩散条约是迄今所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军备限制措施。不扩散条约是继续努力巩固不扩散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的基本弱点就是缺乏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

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并非没有困难和挫折的。从根本上讲，这些困难都源自对核扩散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有理由的；它的存在是因为人们认为防御军事箝制的保证不够。首先，通过普遍遵守不扩散条约来履行普遍的不扩散义务就是驱除这种恐惧的最佳途径。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已经遭受危险的地区生产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的增加就有力地提醒人们扩散会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危险。

在作为本委员会的文件分发的一份备忘录中，北欧国家表示了它们对与不扩散核武器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它们强调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国际信心，使更多国家不去追求核爆炸能力并且为此提出具体步骤。

建立无核武器区会有助于不扩散。它也能够阻止将核武器输入新的地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继续显示着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此外，建立无核武器区是摆在本委员会面前的许多其他项目的主题。这些项目涉及非洲、中东和南亚。尽管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建议还依然有效。我们希望在有关地区国家自由安排的基础上建立这类区的工作能取得深入进展。

应当再接再厉，谋求在印度洋地区建立一个和平区，这是一个同无核武器区有关的概念。

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领域里的主要多边谈判机构——的报告清楚地显示了在何种程度上这些谈判同国际气候密切相关又在何种程度上依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状况。尽管本委员会专心致力于国际社会所界定的优先领域，但是它没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实际谈判。不过，在一些重要组织问题上，本委员会能够采取无疑将使它的工作比较有效的决定。我们相信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将使该委员会能够以有利于取得实际进展的更加切实的方式致力于这些优先问题。

芬兰欢迎非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有可能参与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自1965年以来，我们一直或派特使或派常驻观察员参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的工作。芬兰也打算将来尽力地参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认识到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迫切性。它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明白地表示赞助制订一项全面条约并且提出能促进这些会谈的积极建议。6月底举行的特别会议有助于澄清关于化学武器条约的一些错综复杂的科学问题。

芬兰政府也已经在其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努力为这项工作做贡献。我们主要对核查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研究。今年芬兰已经又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这个项目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一取得进一步的结果就将报知裁军谈判委员会。

赋予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使它未能在签订一项条约问题上取得大的进展。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能够象该工作小组主席日本代表建议的那样，在更具体的授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同样，我们希望苏美关于化学武器条约的双边会谈早日结束并把结果转告裁军谈判委员会。

另一个有待迅速解决的问题是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问题。这些武器，尽管各国的武库中还没有，但随着有关技术的发展，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具有不可思议之效力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令人鼓舞的是苏联和美国已经能就禁止这些武器的条约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这项工作应当毫不迟延地继续下去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上结束。

在这一辩论过程中，对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的全面估价一直是相当令人沮丧的。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关于某些常规武器的会议能够成功地结束它的工作就更加重要了。大约有 80 个国家就一项涉及各种常规武器的一般性条约和 3 个议定书达成协议就是一项成就。在该会议上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暗示，各方不得不在不损害其切身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已经达成的议定书清楚而具有实质性。从人道主义和军备限制角度来看已迈出的真正一步是，会议就禁止在居民聚居地区使用空投燃烧武器攻击军事目标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遗憾的是，未能把保护战斗人员的规定纳入关于燃烧武器问题的议定书。不过，一般性条约的审查机构有可能在稍后阶段回过头来审议这个问题和其它在这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的建议。

除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胁之外，常规武器领域里的军备的质量和数量竞赛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对安全的一种最直接的威胁。常规武器还占用了世界军费开支的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欢迎丹麦提出的研究常规裁军的建议。这项建议值得大会支持。

我最后谈谈第二个裁军十年。因为它是裁军审议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主要项目，所以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上次会议上审议要列入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的各项内容。依照去年在尼日利亚和许多其它国家倡议下通过的决议，现在应当由大会通过这项宣言了。该委员会已经就其中所包含的广泛问题达成协议。芬兰代表团将为实现这个宣言草案积极工作。

图比先生 (阿曼):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代表阿曼代表团，同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些代表团一起对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我们确信你在联合国的工作中，特别是在裁军领域所获得的经验，将是本委员会在目前这届会议期间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好保障。

我也要对本委员会主席团的其它成员表示我们的祝贺并祝愿他们工作顺利。

每年此时我们都聆听许多由各个代表团作的发言，在这些发言中他们表达了对过去一年在裁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的看法，并欢迎为实现裁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它们也表达了它们的希望并祝愿在这个领域里取得更多的成就。

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我国代表团发现要赞扬去年在扩展裁军领域里的协定范围方面取得了任何积极进展是很难的。争取这个领域所必需的政治意愿，尤其是大国的政治意愿的工作仍然没有收获，世界继续生存在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中。遗憾的是，希望和行动之间这种明显的矛盾依然存在并继续支配着国际生活的现实。

尽管大家普遍接受了裁军最终将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这一观点，但是只有几个国家准备依靠它作为对付今日的威胁和未来的危险的保障与安全措施。结果，多数国家政府就认为目前它们有责任根据它们眼前安全的需要来采取行动。所以，鉴于缺乏一个能为安全和国际合法性奠定基础并且能保护所有国家，尤其是小国的主权和安全免遭任何侵犯的有效国际安全体系，它们就依靠军备了。这样一个体系能保障它们在安全边界内的生存免遭侵略、破坏并且使它们的内政免遭干扰。

大会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已经界定了在一项方案的框架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局部措施与全面措施，实施该方案将直接有助于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彻底裁军。遗憾的是，那届会议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建议还没有执行。此外，裁军谈判的进展速度一直很缓慢，并且一直跟不上军备竞赛和更加复杂的核武器的生产与发展。这一切是在国际局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并由于某些主要国家的行动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依然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关心自己主权与安全的弱小邻邦焦虑的一个根源。

我们同在我们之前发言的人一样认为，为了创造采取更有效的裁军措施和结束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我们地区的军备竞赛——所必须的和平条件，苏联从阿富汗

撤军是一项基本应做到的事。

众所周知，稳定世界和平与安全同实现裁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在国际环境中还存在着新的紧张中心。中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以色列在同南非合作加强其军事和核潜力的同时，继续奉行其兼并更多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以色列发展其核能力以威胁阿拉伯世界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图。秘书长提交给大会本届会议的关于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指出，以色列已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提出了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进行直接谈判的条件。

在东南亚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正在发生武装冲突以及某些国家的内政遭到了外国的军事干涉。

我们希望印度洋成为一个和平区，这样，印度洋周围的各国人民可以在稳定与和平的条件下使企图要他们卷入势力范围问题的行动不能得逞；这样，该地可以致力于建设与复兴而不会卷入紧张局势中。这是一个有人在其中策划阴谋并在某些部门训练破坏者以便为某些大国的扩张主义目的服务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状况同我们的希冀与切望迥然不同，我们深信即将举行的印度洋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会取得成功。

阿曼，忠于自己的和平共处信念和各国人民不受外界干预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利，支持要求宣布中东、非洲和东南亚为无核武器区的国家，这样的行动会使这些国家能够尽一切努力增加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财富以便为其人民谋福利。

因为阿曼是印度洋地区的国家，所以我们坚决支持把印度洋地区宣布为和平区、无核武器区，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缓和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

阿曼代表团要重申它反对军事条约的原则性立场。我们不容许外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反对该地区内外的任何其他国家。

我们满怀希望憧憬未来，深信将于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做出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应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同时，除采取这项行动外，作为并行措施，还应当努力促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的多边谈判获得成功以便它能够取得重要成果。对我们来说，我们应当特别极力要求大国履行它们对人类的基本而重要的责任并改变它们的现有谈判态度。

从现在到下届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段时间并不很长，我们应该专心致力于那些优先问题，包括结束核军备竞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

最后，我们要表达我们愿意合作，尽一切努力去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我们人民的繁荣与进步。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对您膺选担任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的祝贺。我还要祝贺本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

在这次发言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打算详细阐述一个问题：苏联关于“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提案。

这项提案，连同苏联题为“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备忘录，组成了一整套的巩固和平和改善国际气候的措施。这些倡议再次证实苏联始终如一地奉行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并且一贯支持巩固国际安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它们进一步证实苏联考虑到了当今的现实与要求并且正在采取有力而具体的措施力挫战争危险的锋芒、遏制紧张局势的急剧高涨并且防止军事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怂恿的事件的危险发展。

通过并实施苏联提出的载入文件A/35/241和文件A/35/482的这些提案，就会树起一个坚实的屏障来防止军事备战和企图获得单方优势的野心，就会为限制帝国主义势力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强加条件和霸权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做出很大贡

献，并且会使世界恢复到一种可能在遵守各国同等安全原则的缓和环境中解决国际安全和裁军问题的局面。

让我们详细地看一看苏联建议的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

首先是关于不扩大军事同盟。大家还会想起，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国原则上反对集团政策。今年，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 5 月份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宣言除其他事项外，声明：

“集团政策本来就是同华沙条约缔约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同盟格格不入的。这些国家一再表示如果北约组织集团同时解散，那么它们就愿意解散它们的同盟；它们已经建议，作为第一步，要取消两个集团的军事组织，开始共同削弱军事活动。这些建议依然有效。”（A / 35 / 237-S / 13948，附件二，第 4 页）

遗憾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国家不理睬这些建议。它们已经表示不愿意采取重要决定。同联合国裁军决议相反，它们一直加紧努力重新准备它们的物质基础以便发动战争。它们一直试图把不属于北约组织的国家纳入集团政策的轨道。它们一直设法扩大参与军事集团的地理区域，并且扩大使北约组织发动实际上可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侵略的范围，办法是宣布该地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利益攸关的地区。而且，它们通过在不结盟运动的某些成员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一直在破坏不结盟——即不参与其它国家之军事集团——的根本外交政策思想。

我也要促请本委员会注意这一事实：根据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使“有限”使用核武器合法化的“一项新的核战略”的第 59 号总统原则，建立这些基地行为本身就带有某些暗示。难道这种罪恶原则的炮制者是想利用那些他们已经强行部署了美国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使用这些武器的极端危险的试验还天真地希望受害的是其他国家而非美国吗？

在这种情况下，并且为了保持和发展缓和进程，重要和紧迫的是：军事同盟的

成员国至少不要采取通过接纳新的国家而导致扩大现有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行动，而没有参加现有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则不要加入这样的集团。

在发展缓和进程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促使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同盟——诸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瓦解。当然，所有国家比以前更有必要避免采取任何会导致建立新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或导致把军事职能分派给目前没有这种职能的地区组织的行动。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因为一些地区组没有竭尽全力去避免被利用——而这种利用若非为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的军事利益，那么至少也是为了它们的政治利益。

荷兰代表代表共同市场的九个成员国所作的发言，还有美国代表今天所作的发言都清楚地表明，北约组织国家反对不扩大军事-政治集团观念。它们甚至试图掩盖北约组织的侵略本质并且引证联合国宪章来掩护自己。

这些代表试图为他们在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问题上所采取的明目张胆的消极立场辩解，并且还想法加以掩盖，寻找一种避雷针，其孜孜不倦的态度用在这种事情上太可惜了。他们一直在抛出各种各样的暗讽、造谣中伤的断言、对事实的误报和歪曲。这些屡次三番进行的明目张胆的捏造并没有改变事实的真象。这些代表团的卑劣意图越来越明显了，它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使本委员会不能审议真正紧迫的裁军问题，只要这种办法能够阻止联合国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同心协力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就行。

我们相信联合国的会员国能够感觉出苏联的这项提案的真正实质是旨在减少战争的危險，而不是象前面一位发言人所认为的是想象的虚构，旨在反驳集团政策的支持者的反对宪章的演讲。

鉴于所有国家，主要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在扩展武装力量与增加常规军备的军事协定上与它们有联系的国家都拒绝苏联的提案，该提案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就很难说是被夸大了，年复一年，联合国大会的历届会议都在提供关于武装力量

和常规军备不断增加的新资料。但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稳定。正在发生的唯一事情是非生产性的军费开支的负担不断增长，并且的确正在为把中小国家卷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穷兵黩武的冒险中而创造先决条件。军火商只是在增加他们的利润，许多国家的经济只是变得更加依赖军界工业集团的轻率和贪婪。一言以蔽之，这一切对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福利绝对没有什么益处。

明智的做法是毫不拖延地放弃扩大军事力量、增长常规军备的有害倾向。苏联的决议草案建议这就是应当做的事，从1981年1月1日开始。这个决定同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是一致的，它指出同时采取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与国际法律措施以及在限制与削减拥有核武器国家和有关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限制并且随后裁减核军备的进展。采纳苏联的这项具体而明确的建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并且可能推动进一步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并且增加可以用于各国人民包括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之目的的资源。

本委员会会记得，苏联是第一个早在1978年就发表一项决不对那些放弃生产或获得核武器并且在其领土上也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声明的核国家。苏联还曾在此基础上建议签订一项加强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的国际公约。苏联的这种立场有助于进一步传播签订这样一项公约的想法并且已向裁军谈判委员会发出适当的通知。随后也有其他核国家作出单方声明，但皆不同于苏联，它们带有许多保留——这些保留只不过是这些国家可以随意钻的不信守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诺言的漏洞而已。人们当记得，除了苏联之外，没有一个核国家曾支持过大会在1972年所通过的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并且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还有一些使安全理事会参加加强无核国家之安全保障的进程的建议。

从我已经说过的可以清楚看出苏联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努力加强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障。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进展。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签署一

项这方面的国际公约的会谈进展缓慢，因为许多西方国家持消极立场，也因为中国反对第 34 / 84 号决议，该决议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

“……在 1980 年会议继续优先进行这个议题的谈判工作，以便及早完成……公约的制订工作。”

这种态度特别令人吃惊因为尽管第 34 / 85 和 34 / 86 号决议与我已经提到的即第 34 / 84 号决议不同，但还是提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会谈。鉴于会谈进展缓慢，苏联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呼吁各国争取早日完成签订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工作，并且建议作为减少战争危险的一项紧急措施和向签订公约迈出的第一步，所有核国家都要发表内容一致的庄严声明，表明它们不会对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了一项权威决定可以加强与此目的保持一致的类似声明。

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将有助于克服已经出现的种种困难并且最终给予真正保障，确保不对任何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

最后，我要谈谈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诸位都熟悉 1963 年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所产生的积极后果。三个核国家已经在这些环境中停止了试验。这项条约之后紧接着又有其他的限制和防止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协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核试验还在继续，从而核武器也在不断地被进一步改进并且这些武器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国最近在大气层爆炸了一颗当量很大的核武器是对国际社会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努力的严厉挑战。我们还发现一个不祥之兆，即中国霸权主义者已经决定要在本届会议，特别是在第一委员会审议和种裁军问题时跳出来自己为自己伴唱。现在是时候了，国际社会不仅要严肃考虑这一点，而且坚决要求这些新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主要鼓吹者对这种毒化世界政治气氛和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作出解释。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已经在大气层中进行数十次核武器爆

炸。实际上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所支持的大会有关决议均一再谴责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新闻界对中国 10 月在大气层中进行的核爆炸的反应太古怪了。在此之前，从美国新闻界的估计来看，即使对小当量爆炸的放射物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示了合理的关注。然而，现在，他们写道可以预见放射物不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严重问题。他们就是这么讲的。

因此，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亲者无过。减少战争危险的利益还要求任何国家不要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性爆炸。早日签署一项不只由三个核大国而且由尽可能多的国家包括所有核国家参与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条约，对实现此目标是有好处的。我们愿意看到由苏联、美国和英国参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早日顺利结束，看到这两个西方国家放弃它们在会谈中的拖延战术并且不再拒绝遵守已商定的这项条约的规定。我们深信如载有苏联下述呼吁的建议得到批准，定将有助于此事的进展：

“所有核武器国家——作为它们善意的表示并且为完成上面提到的那项条约的制订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从它们彼此商定之日期起在一年之内不进行任何核爆炸，并为此提前发表声明。”（A / 35 / 241，附件，第 4（2）段）

我们相信，如果所有国家都有善意，这样一项协定不会耗费许多时间。拟议中的所有核爆炸的暂停可以在 1981 年年中实施。

然而，某些代表，尽管看来可能很奇怪，却装作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支持者，而又企图给要求一年内暂停试验所有核爆炸的建议投上怀疑的阴影。他们反对暂停的论据是缺乏逻辑性。他们说时间太短，但是签署一项一年内完全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之条约确实可取。他们说履约情况必须核查，但是在联合国的所有人都知道对暂停试验不可能核查；它们只能被遵守。他们宣称暂停试验会妨碍签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但是如果我们循着这种逻辑找它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在反对禁止核武器试验。如果那些反对暂停试验的国家坦白承认它们反对

就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达成协定就会显得诚实些了，因为很明显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都支持早日就此问题签署一项条约。最后，甚至这项条约的反对国，也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此作出让步。苏联正在并且还将竭尽全力防止爆发原子战争、防止使世界各国人民沦为任何种类原子攻击（不管是第一次打击，还是接续打击）的受害者。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防御主义外，从来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战略主义。它们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有产生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的意图。鉴于它们社会制度的性质，它们不可能并且将来不会去努力建立势力范围，对任何地区或国际交通通讯系统进行军事或政治控制。没有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国不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问题。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国不仅一直在建议防止战争威胁并实施真正裁军措施，而且一直以具体行动身体力行。它们对一切涉及和平、裁军、巩固国际安全和发展多方面合作的问题所持态度，以及它们愿意在会议上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都表明了这一点。

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所作的同 1980 年相比 1981 年在防御支出水平上再裁减 7000 万卢布的决定也显示了这一点。防御经费只占苏联预算支出的 5.7%。

根据我们上面所说，我们有资格希望所有国家采取积极方针和积极行动，努力防止战争的危险，支持苏联所提出的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某些紧急措施的重要而及时的建议。

富切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们的当选。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你的指引下，凭借你的外交本领，本委员会将最出色地开展它的工作。

我们重聚于此研究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然而，就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进展而

言，今年的气氛不那么令人鼓舞。由于某些国家的活动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国际关系最近已经大大恶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不是秘密，结果，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上，相互信任的水平，已大大下降，以致的确最好别再提信任，而只谈目前缺乏信任的水平。

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在向本委员会提交载于文件 A/C.1/34/L.1 的谴责霸权主义政策的文本，以后不久就入侵本组织的一个弱小会员国，企图把它永远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种时候，我国政府不相信国与国之间关系还可能有什么信任。

作为一个小国家，葡萄牙只能对下述事实表示深切关注：某些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信誓旦旦地支持和平，而正是这些国家的实际行为看来公然与其言论相矛盾。在阿富汗发生的事就是这种危险而无法令人接受的行为的清楚例证。这类行动无助于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领域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相反，会导致军费支出的增加、军备的积累和新军备的发展，并通过反馈作用而愈演愈烈。因此实现国际社会以极大的毅力长期追求的目标就受到了损害。

同这种局势一样不幸的是，我们相信本委员会不可能背弃它一直追求的目标。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使我们能够在实现我们共同目标进程中取得较大的进展。

我国坚决致力于继续缓和进程，希望其他国家将证明它们的善意与合作。但是，象葡萄牙外交部长在大会所声明的那样，不是通过单纯的意向声明，而是要通过鲜明的态度和具体的行动。

在裁军领域里，国际生活中现存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努力控制目前的军备竞赛更为必要。但是因为裁军进程漫长、复杂并且同国际关系的气氛密切相连，我国代表团相信可行的是支持通过有限、切实并可核查的措施，而不是通过总是较难实行或监测的更全面或更加雄心勃勃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建立各种各样的工作小组，研究特定问题诸如化学武器、消极安全保障、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等问题。

裁军和国际关系气候之间的联系使我国代表团很重视任何建立信任的措施。因此我国愿意在将于与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上就加强欧洲现有建立信任措施和通过新措施进行谈判，并且一旦有关国家达成这种协定，我们也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区采取这类措施。

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优先注意的裁军的一个方面就是核裁军。核武器的持续积累及这些武器的破坏力就给世界舆论关注核战争的后果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我国理解这类当务之急并参与这方面工作。但是它相信，从现实来讲，任何裁军措施都必须考虑军事大国武装力量的不同结构。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已经导致某些国家依靠核武器保卫自己，而其他国家则主要依赖常规武器进行自卫。但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力量显然是建立在这两类武器之上。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倾向于把裁军努力单单集中于核裁军之上的建议是不适当的。事实上这种有选择的努力——它导致了不对称的产生，因为这种不对称，又在全球造成有些国家负担重于其它国家——只会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有选择的努力同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终文件的某些原则即第 29 和 30 段所载的原则也是不一致的。

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任何关于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领域里裁军措施的倡议。我国代表团现在特别申明它支持丹麦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举行的上次实质性会议上所提出的要求研究常规武器的所有方面的建议。

同时，我们支持所有旨在减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爆发的危险的实际倡议。与此一致，葡萄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且以这个身分参加了该条约缔约国的第二次审查会议。

尽管没有就最后文本达成协商一致，但是会议还是完成了它的任务。辩论说明

在广泛领域里达成了一致。不一致之处也已界明，从而可以专心致力于改善该条约规定之执行情况的可能性。首先，没有一个缔约国曾对该条约提出异义。我国深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的基础并且也是国际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遍加入这项条约会对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那些还没有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的国家参加该条约。

至于防止核战争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制订一项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能是一个很积极的步骤。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们相信使这个领域里的任何条约有效发挥作用所必不可缺的监督机构。

葡萄牙代表团理解并且尊重通过有核国家给予的保障来巩固自己安全的无核国家。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久就可以提交一个关于在这问题上可以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安排的文本。

在核军备控制领域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并且也是对减缓军备竞赛的一项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国际关系已经以一种不利于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定的方式发展了。我国代表团会很高兴看到国际局势迅速改善，以便能够使这些协定得到批准。

苏联最终已经对美国所发出的要就中程核武器开展初步谈判的呼吁做出积极响应的消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积极因素，可能有助于除去至今不利于裁军进程的局势中的障碍。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能够就燃烧武器、地雷、饵雷和无法用 X 光射线在人体上检测出来的碎片武器达成协定。

我国支持禁止或限制使用其作用远远超过摧毁敌人所必须的任何行动的武器。因此，我们支持旨在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倡议。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认

为，如果军备包括完全可以识别并被清楚界定的武器或武器系统，这类措施就能有助于有效地控制军备。我们不能支持任何目的在于禁止普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议。基于同样看法，我国自 1925 年以来，一直是日内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战方法的议定书的一个缔约国。因此，对于某些国家一直在使用这个协定所禁止的武器的消息，我们必须表达我们的担忧。如果这些迹象是对的，那么国际社会就可能面临一种它的某些成员国公然破坏它们的国际义务的局面。

国际社会决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它一定要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去核实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报告的真实性。我们将支持任何以此为目的倡议。我国代表团将特别支持最终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到据称有人使用了这类武器的地区进行调查。

据称有人使用了被日内瓦议定书所取缔的武器的消息使我们促请大家注意裁军过程最重要和最微妙的方面之一。我指的是核查问题。为了使一方最终不致破坏自己的义务，或保证该协定将被遵守，允许各方核查任何可能发生的关于破坏义务的说法，核查对多数裁军协定是必不可缺的。裁军协定中规定设立监督机构就在为创造和加强信任气氛出过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种可靠的因素。而信任是在这方面能取得任何进展的初步条件。

本委员会所处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

裁军已十年，但军备竞赛依旧，并且总的来讲所取得的成果离我们原来希望的还很远，那么再用十年致力于裁军问题不算过分。但是我们认为靠制订脱离国际生活现实的过分雄心勃勃的目标是不会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裁军并不是一种不受国际关系气候支配的纯粹自愿的行动。相反，缓和的整个进程都同这种气候密切相联。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国际关系的状况并非最有利于实现裁军目的。我们必须在目前的情况下尽量想办法，尽管它可能满足不了我们的希望。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崇尚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支持目的在于制订僵硬不变的

目标或提出实现总目标或具体目标的时间范围甚至日期的建议，因为这样做看来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利用第二个裁军十年宣传目前军备竞赛的种种危险以便使世界舆论了解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提将来肯定会成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内所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的事。我显然是指大会预计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自那时以来，已经取得某些进展，尤其是通过了包括在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之内的一些措施，将这样一个方案的起草工作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展，使大会下届特别会议能够审议现在正在该委员会进行谈判的方案全文。我们也感到这届特别会议将给我们提供一个仔细审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执行情况的大好机会。

第二届特别会议值得认真筹备以便其成果将不负我们所望。我国代表团将为实现这个目的进行充分合作。

苏林华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第一委员会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出色地当选这个极重要委员会的主席之职，表示我衷心的祝贺。我深信你所拥有的关于第一委员会议程项目的广博知识将使你能够光荣地完成大会委托给你的任务。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

自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以来，差不多已过去两年半，该届会议被视为各国人民通过推广和实施目的在于制止不受约束的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并且扭转和裁减现有储存直至彻底销毁它们的有效措施，努力追求一个较安全可靠的世界的决定性转折点。今天我们正处在联合国第一届和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间；第二届会议预定在 1982 年召开，要对第一届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进展即裁军领域里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

在这一点上，令人苦恼的是：尽管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给予裁军工作新的推动力，但是军备竞赛，远没有缓慢下来，势头依然不减，甚至正在加剧。今年世界军费支出之数字高达 5000 亿美元，即约占全世界产值的 6% 就是证明。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深深困扰着人类和平与安全之局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集团刻意要破坏现有的力量对比，即所谓“恐怖均势”，确保北约组织对华沙条约集团的军事优势以便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这一点尤其清楚地反映在北约组织的武器改造计划、在西欧安置中程导弹的决定、美国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更频繁的活动、华盛顿采取的体现在所谓第 59 号指令中的新的和危险的核战略、美国无理拒绝履行其义务（其办法是故意拖延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从而危及该条约的生效）、美国单方中止与苏联进行将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谈判以及美国单方中止限制国际军火贸易与供应的谈判中。

这些无可反驳的事实证明——如果需要的话——北约组织军国主义集团对未来数月和数年将进一步加速的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因为这些集团不只是近来而且在过去的 30 年中，一直拒绝就确保一个建立在裁军基础之上的和平与安全世界的问题进行认真谈判。苏联 1980 年 9 月 24 日题为“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保障”的备忘录已编为 A/35/482 号文件分发，该备忘录能够使甚至疑心最重的国家清楚地看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事关紧要领域内所做出的耐心而不懈的努力。

因此，正是为了停止军备竞赛和实行裁军，从而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不结盟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最清楚地理解至今妨碍联合国一切裁军努力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它们遭受到军备竞赛之恶劣影响甚于其它国家，那些军事上较为强大的国家日益频繁地干涉它们的内政，常常诉诸武力或威胁要诉诸武力，包括威胁要教训弱小

的主权国、占领它们的土地、对它们实行经济封锁并且不让它们利用天然的交通路线。

确实超级大国对前些时候已达到令人无法忍受之程度的现有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储备负有责任，同样真实的是，为了结束由于技术失误或误算有将世界投入一场核灾难的危险，我们必须区分那个超级大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并且因此要求它停止其会造成无法估计的后果的活动。

依照事实胜于雄辩的格言行事，我们相信，会使我们摆正立场，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贡献，从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结束 30 多年前就在该委员会及其它地方开始的关于裁军问题的没完没了的辩论。今日比以往更明显的是，由于核危险似达摩克里斯剑悬于整个人类头上，我们不能并且不应当继续采取同样的态度，即自愿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讲任何话使两个超级大国任何一方感到不悦或甚至使我们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受其束缚的国家感到不悦。

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生存迫使我们与其他国家一起以必要的魄力要求军备竞赛之煽动者——即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放弃它们的新的军备方案，停止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弹、中子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武器，并且同它们的伙伴进行认真谈判以制止军备竞赛，扭转其趋势并且逐步裁减现存储备直至将它完全销毁。

同时我们要求北京的霸权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停止传播他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不可免的过时说教，因为这类有害的戒律只能造成引起不信任的效果并且也是同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主张创立有助于促进裁军之信任气氛的第 S-10/2 号决议的精神与文字相抵触的。这种古怪行为，加上虚假指控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使用了化学武器，加上对苏联及其在裁军领域里的负责行为的无耻诽谤，最后还要加上中国最近进行的其放射性云目前缭绕在许多国家上空的强大核装置爆炸，确实就妨碍了各国人民极力在有效的国际控

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

至于美国在化学武器问题上提出的反对我国之观点，我只需这样回答就够了：除了那个发言从性质上讲是荒诞无稽的以外，这种诽谤试图掩盖美国在所谓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使用这类武器反对我国及印度支那其他国家人民的可耻行径。

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利关所有的人民与国家，大小概莫能外。我国代表团，象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团一样，对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特别是关于裁军机构的决定深感满意。

众所周知，由于有了这个决定，在先验地保证代表原则和关于如果不是该国际社会所遇到的最复杂微妙的问题至少也是最复杂微妙问题之一即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的谈判的有效性同时，建立一个审议机构即包括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裁军审议委员会和一个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们也知道这两个机构要在履行几乎两年前委托给它们的任务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愿望是极好的。然而，审议一下它们的报告，尤其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裁军进程的真正动力——使我们对该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深感忧虑。事实上，就实质而言，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因此，重要的是，该委员会在其将来举行的会议上应当坚定不移地开展实质性谈判，那些想方设法阻止它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应当去除它们所设的种种障碍并显示出必要的政治愿意去争取人们所普遍热望的结果，而且应当在下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举行之前就做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大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有责任根据这些路线作出决定，并审议与支持任何可能促进采取裁军措施的提案，尤其是苏联的提案，确切说是苏联的一整套提案；该提案载于文件 A/C.1/35/L.1 中，由于提得及时而富于建设性，已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包括我自己国家的代表团十分赞同地接受了。为了节约时间从而节约联合国的经费，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详细评价这些提案的积极

方面；因为碰巧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今年 10 月 17 日在本委员会第 5 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对此作出极为雄辩而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随后发言的许多国家代表，特别是刚刚在我前面发言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都以合理而极恰当的论据突出强调了苏联提案的积极方面。

我只代表我国代表团声言苏联这个深谋远虑的新倡议再次证明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 2000 万勇敢的公民——对于裁军事业，因此也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所持的积极态度和忠诚。追求同样高尚目标的老挝和老挝人民唯有欢迎这个倡议并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指出，鉴于国际社会过去 30 年在裁军领域奋斗不息而成绩菲薄，我们这个处于绝望之中并被核灾难恐惧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世界，显然更喜欢听到和平、缓和与裁军的福音而不是对峙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必不可免的论调。一旦第三次世界爆发，无一人能够幸免，包括今日那些预言这场大灾难的人。

主席：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本委员会的代表注意大会第 34/401 号决议的有关规定，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每一项目以两次为限，第一次发言以 10 分钟为限，第二次发言以 5 分钟为限。

阿瓦尼斯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要答复伊朗代表在昨天的发言中撇开正在审议的项目所作的主观臆断和歪曲。

看来他似乎并不要谈裁军问题，而是要谈论伊朗和伊拉克的争端。想攻击伊拉克，并为联合国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并且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表示为时已晚的惋惜态度。

事实上，蔑视并违犯这些原则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正是伊朗。它除了轰炸我们

的设施和房屋之外，还开始以猛烈的炮火射击伊拉克的边境地区和城市。这些袭击于1980年9月4日开始。这个日期标志着开始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和使用武力的开始；1980年9月22日是伊拉克开始运用其合法权力保卫自己人民与国家的日子。伊拉克把伊朗军队驱逐到远离其城市和人民的地方，确保对其自己领土及其唯一出海口阿拉伯河的主权，是很正常的。

由于伊朗官员对他们反对伊拉克和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扩张主义野心发表了正式声明，伊拉克有必要保障其主权及海湾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

至于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问题，各国代表团一定会记得伊朗当局所作的旨在把它们的革命输出给邻国的形形色色的声明，伊朗并不满足于这些声明，事实上它还千方百计地干涉我国内政。

我国代表惊讶的是，伊朗已经吞并了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而伊朗代表却声明他反对以武力获得领土。我们还听到了伊朗领导人，尤其是霍梅尼所作的声明。后者已经决定放弃了吗？他已经决定走公正、合理而理智的道路了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相信霍梅尼昨天所作的声明：他在他的革命输出到巴格达以前不会停止战斗？

莫伊尼先生（伊朗）：我感到高兴的是伊拉克代表已经承认他的政府确实属于我们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压迫和扩张主义政权一类。

既然伊拉克代表已经把他的政府等同于波斯湾地区的侵略和扩张势力，那么他最好规劝他的政府改变对邻邦关系的看法，而不是企图提出无事实根据的臆断和声言来欺骗本委员会。

不论伊拉克如何狡辩，事实依然是，破坏伊朗领土完整的正是伊拉克，而不是相反。事实依然是滥射伊朗人口密集地区和对它们发射地对地导弹的正是伊拉克，而不是相反。

十分有趣的是，伊拉克设法提出的为其侵略辩护的论据同以色列设法为其侵犯阿拉伯人民辩护所示的论据的框架一模一样。

我想提醒伊拉克代表，他为辩护侵略所提出的论点在国际社会将同样取得成功，正如以色列的论点至今所取得的一样。

阿瓦尼斯先生 (伊拉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第二次行使我的答辩权。

我对伊朗代表刚才的发言感到非常惊讶。我没有谈过占领问题。我说过伊拉克已经行使其自卫的合法权利，伊拉克在外交部长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已经说过伊拉克并没有占领伊朗领土的野心。我们只是在行使我们自卫的自然而合法的权利。

下午 5 时 45 分散会。